



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

GUOJI ANTUSHENGJIANG DAJIANG SHUXI

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首次官方授权

冬天 之书

DONGTIAN
ZHI SHU

1966 年安徒生奖得主

[芬兰] 托芙·扬松 / 著

沈赟璐 / 译

方卫平 / 主编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

INTERNATIONAL AN徒SEN AWARD BOOK SERIES

冬天 之书

1966 年安徒生奖得主

[芬兰] 托芙·扬松 / 著

沈赟璐 / 译

方卫平 / 主编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GUOJI ANTUSHENGJIANG
DAJIANG SHUXI

著作权登记号:皖登字 12131264 号

©Éditions Magnard, 1955

版权代理公司:上海采芹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

中文简体字版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冬天之书 / (芬) 托芙·扬松著; 沈赟璐译. —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3
(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 / 方卫平主编)

ISBN 978-7-5397-8209-6

I. ①冬… II. ①托… ②沈… III. ①儿童故事 - 作品集 - 芬兰 - 现代

IV. ①I531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61411 号

[芬兰]托芙·扬松 / 著
沈赟璐 / 译
方卫平 / 主编

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·冬天之书

出版人: 张克文 责任编辑: 宋丽玲 责任校对: 王 姝
装帧设计: 缪 惟 插图: 胡 桃 责任印制: 田 航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ahsechs>

腾讯官方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 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533532(办公室) 63533524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4.25 插页: 2 字数: 80 千

版 次: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8209-6

定价: 14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石头	1
派对	8
黑暗	15
雪	26
风疹	35
飞行	41
安娜	47
冰山	57
阿尔伯特	62
漂流物法则	70
涨潮	78
耶利米	85
那个有主意的老太太	93
小船和我	106
读者来信	115





石 头



在煤堆和铁路货车之间有几块木板，它就躺在木板下面。我是第一个发现它的人，这可真是个奇迹！它有整整一面闪着银色的光芒，如果你擦去上头的煤渣，可以看到它的里面也是银。这是一块纯银的大石头，而且还没人找到过它。

我没敢把它藏起来。在我跑回家时，有人或许会看到它，并把它带走。我必须把它滚回家才行。要是有人过来阻挠我，我就一屁股坐到这石头上哇哇大叫。要是有人想要抬走它，我就咬他们。为了石头，我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

我开始滚动石头，这是个非常耗时的工程。它只会仰面躺着，一动不动。当我给它翻了个身，它又趴倒在地上，身体晃来晃去。银脱落下来，变成一块块小薄片，附着在地上。我要把它们从地上捡起来的时候，一碰就碎了。

我试着跪在地上滚动它，这样容易多了。可石头每次只

能滚半个圈,而且要花好长时间。我顺着港口往下滚,一路上没有人在意过我。过了港口,我就得把石头挪到人行道上,这让前进变得更加艰难了。路人们开始停住脚步,用雨伞在人行道上轻轻敲,嘴里嘀咕着些什么。我盯着他们的鞋尖,一声不吭。我把羊毛帽子往下拉,遮住眼睛,随后继续滚啊滚。终于,石头要过马路了。那时,我已经连续滚了它好几个小时,没抬过一次头,也没去管别人对着我说了些什么。我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被煤渣和其他脏东西掩盖住的银石上,形成了一个只属于我们的空间。除了我和石头,那里再





容不下其他任何事物。现在,石头要过马路了。

汽车驶过,一辆接一辆,时不时还会有电车经过。我等的
时间越久,就越难把石头滚过马路。

最后,我的双腿开始打战,我心里清楚,快要来不及走到对面了,再过几秒钟就要迟了。于是我一口气把石头推进排水沟,接着开始快速滚动它,头也不抬一下。我尽量把鼻子紧紧挨在石头上方,让我们隐匿着的无形空间尽量缩小。我清楚地听到所有车子的刹车声,还有愤怒的哇哇声,不过我跟这些声音彼此间也划出了一道界限,我继续不停地滚啊滚。一旦有某件事情对你足够重要,你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。这种感觉很棒。你要先蜷成一团,闭上眼睛,然后不停地念一个恢宏的词语,直到感觉自己安全了为止。

等我走到电车轨道的时候,已经累坏了,我趴在石头上,紧紧抱着它。然而电车司机一个劲地摁铃,我只好让石



头继续往前滚。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感到害怕，只是有点生气，不过这样反而好受一些。事实上，在我与石头构筑起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之后，有谁冲着我们大呼小叫、大呼小叫了些什么，都无所谓了。我们强得吓人。我们若无其事地回到人行道上，朝向洛茨大街斜坡上方继续前进。在我们身后，留下了一条银屑铺成的小径。我们时不时会停下来，一起歇一歇，再接着赶路。

我们到家门口了，打开大门进去之后，还有楼梯要爬。我蹲下身来，双手稳稳地托住石头，直到身体得到平衡，然后收腹、屏吸，让腕背压在膝盖上。我猛地起身，等石头上了一级台阶后，又把肚子松了回去，停下来听听周围的动静，楼道里一个人也没有。于是我继续重复刚才的步骤。

经过楼梯拐角后，台阶窄了不少，我们只好贴着墙走。我们慢吞吞地往上爬，一路上谁也没碰到。我再一次趴在石头上，一边喘着气，一边瞅着银看，价值数百万的银，再向上爬四层楼，就要到我们家了。

在我们到达第四层楼时，事故发生了。我的手在手套里滑了一下，接着脸和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，我趴倒在地上，听见石头滚下楼时发出的可怕声响。声音越来越大，像是把撞击声、碾轧声、爆裂声全部融合到了一起，最后，传来一声仿佛宣告世界末日来临般的闷响，石头撞上了尼耶米南一



家的门。

世界末日要到了，我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。可是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巨大的响声在楼道间上上下下回荡，然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没有怒发冲冠的邻居冲出门来，或许他们还在家里埋伏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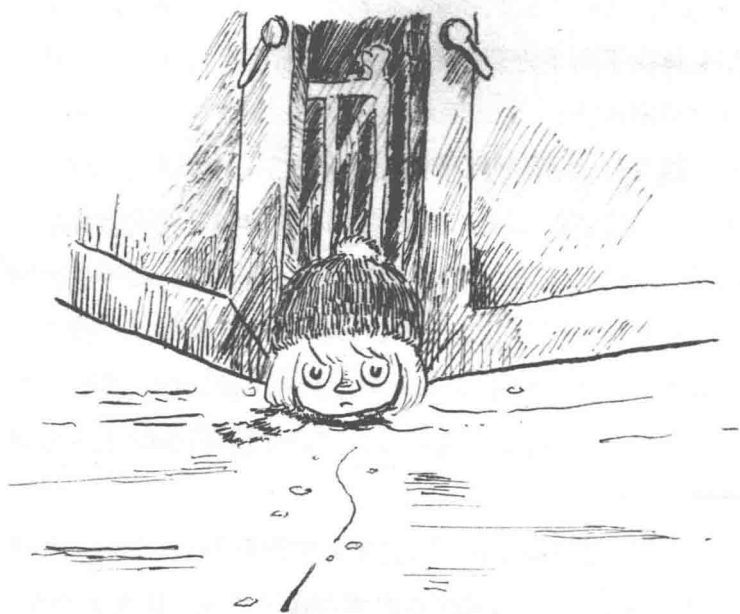
我手脚并用地往楼下跑。每一级台阶都被啃掉了小半个圆。再往下，圆圈变得更大了，被啃掉的碎块落得到处都是，它们正在盯着我看。我把石头从尼耶米南家门前滚出来，准备重新来过。我们稳稳地向上爬，不去关注那些被石头啃掉的台阶碎片。我们又来到了事故发生的地方，在阳台门前休息了一下。门是深棕色的，上面还有由小小的方格玻璃拼成的窗户。

这时候，我听见楼下的大门被打开，接着又被关上，有人上楼来了。他爬啊爬，脚步很慢。我匍匐着爬到楼梯栏杆那里，往下看。我可以一眼望到大楼的底部，楼梯栏杆围成一圈圈又长又窄的矩形框，一环一环，直到底层。扶手上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手，一圈一圈，越来越近。那只手的手背中间有个标记，我知道这是门卫那只有纹身的手。也许他要到楼顶上去。

我尽可能不发出声音，把阳台的门打开，准备把石头滚过门槛。门槛很高。我想也没想就滚了起来。我太害怕了，

一个没抓稳，石头朝着门缝那儿滚了过去，结果被卡住了。那其实是个双开门，门顶上的铁螺旋弹簧是门卫给安上的，因为女人们总会忘记关门。我听到弹簧拉扯的声音，它们自顾地自低声吟唱，把我和石头挤在两扇门之间。我夹紧双腿，扑到石头上，顶住它，试着把它推出去，但那只是让空间变得越来越挤。我知道门卫的手正在顺着扶手向上滑动。

我看着银石，它离我的脸好近。我扒住石头，一边用手推它，一边用腿撞它。石头猛地翻了好几个跟头，滚到铁栏





杆下面,最后飞到空中不见了。

现在,我只能看到一缕缕的尘埃,像绒毛一样轻巧、细腻,彩色的线条到处飞舞着。我平趴在地上,门卡着我的脖子。四周一片寂静,直到石头落到了院子里。它犹如流星一般从天而降,垃圾桶、脏衣服,以及所有的台阶和窗户,全被染上了银色!石头碎开自己的心脏,将整栋洛茨大街4号楼镀上了银。所有的女人都一头扎到自家窗户那儿,心想,一定是发生了战争,要不然就是世界末日来临了!家家户户的门都开了,所有人都跟着门卫在楼道间跑上跑下,猜想着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怪物,能把每一级台阶都啃掉一块,琢磨着天上怎么会掉下来一颗流星。

我仍旧被夹在两扇门当中,什么也不说。事后,我还是什么都没说起。没人会知道,我们家曾经差一点就变成富豪之家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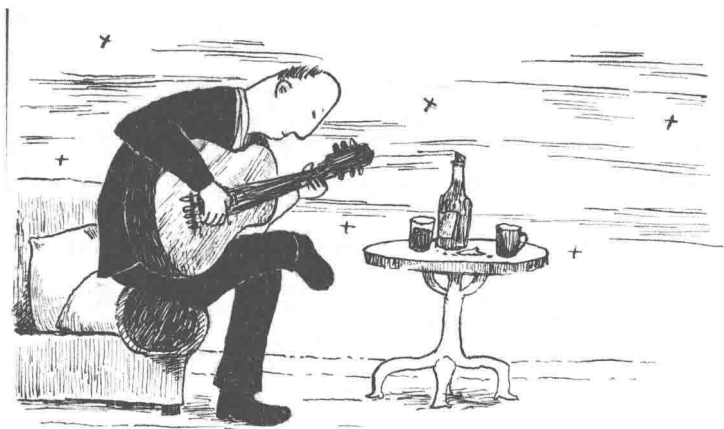
派 对



有时候,我会在夜晚醒来,因为我听见了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声。那是三角琴^①和吉他的弹奏声。爸爸弹三角琴,卡万弹吉他,他们的合奏声非常舒缓,像是在轻声耳语。两种乐器声消逝而去,又轮流着一点点响起,因此,有时会传来吉他的声音,有时则是三角琴的声音。

那些轻柔又忧伤的歌曲,诉说着让人无能为力却又没完没了的烦恼。随后,音乐声开始变得狂野而毫无规律,我听见马库斯打碎了他的玻璃杯。不过他顶多弄碎了一个杯子,而且爸爸说每次给他用的东西都是便宜货。在我的睡床与天花板之间,笼着一层朦胧的烟灰色雾气,这使得虚幻感变得更加强烈。我们仿佛身处海面,又或是在高山之中,我听到大家在云雾间相互叫喊的声音,还有东西坠落的声音。

^①三角琴,又称巴拉莱卡琴,是俄罗斯族独有的乐器,因琴身主体呈三角形而得名。



在巨大的声响背后，是三角琴和吉他渐弱或渐强的起伏声。

我爱爸爸的派对。它会持续好几个夜晚，令人醒来又睡去，我被烟雾和音乐声轻轻摇晃着。然而，突然传来的一声咆哮，让我打了个激灵，冷意凉飕飕地滑出脚心。

没有什么值得睁开眼去瞧的，这么做只会让脑海中的想象全部消失。每次都是这样。我从楼上向下看去，那些人不是坐在沙发或椅子上，就是在客厅里慢吞吞地走来走去。卡万蜷身抱着吉他，仿佛要躲进琴箱里。他光光的脑袋在烟雾中轻轻摇摆，像一个苍白的点，他的身体沉得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。爸爸把身体挺得笔直，眼睛也直直瞅着前方。其他人偶尔会眯一下，毕竟开派对太累人了。不过，他们都不想回家，撑到最后一刻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赢的人通常是



爸爸，他总能坚持到最后。当所有人都沉沉睡去时，他依旧坐着、看着、思考着，直到天亮。

妈妈从来不参加派对，她会趁这个时候去检查卧室里的油灯有没有冒烟。除了厨房以外，卧室是我们家真正称得上房间的地方，我是指它有一扇门。不过卧室里没有壁炉，因此油灯不得不整晚都亮着。如果把门打开，烟雾就会窜到卧室里来，这样会让派尔·乌洛夫的哮喘病发作的。自从有了这个弟弟后，开派对变得越来越困难，但爸爸妈妈总会想方设法用最完美的方式安排好聚会。

桌子是最美的事物。有时我会从床上爬起来，透过栏杆看看桌子，眯起眼，会看到玻璃、烛光，以及桌上的所有东西都在闪闪发光，它们形成一个整体，好似在画中。整体性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些人只是画出了物品，却忽略了绘画的整体性，这点我清楚得很。我还知道很多事情，只是没说出来。

所有的男人都会参加派对，大家相互间都是兄弟，永远不会有人被落下。兄弟间会说一些糟糕的话，但那些事在第二天就会被忘却。男人之间没有什么原不原谅的，忘掉就好了，而女人虽然能原谅一切事情，却从不会去忘记它们。事实如此。这就是女人不能参加派对的原因——被原谅的感觉糟透了。

兄弟间从来不会说什么正经话，没什么值得在第二天



重提的。男人们觉得，在当下，任何事都显得不再那么重要。

有一次，爸爸和卡万在玩飞机弹射器。我觉得卡万没弄明白要怎么使用这玩意儿，他射错了方向，飞机扎进他的手里，上面的钩子径直穿过他的手心。这景象真的很吓人，鲜血流淌过整个桌面，卡万连大衣都穿不上，飞机根本没法套进袖子里。爸爸安抚着卡万，把他带去了医院，医生用钳子把钩子取了出来。后来，那架飞机就被放到他们的收藏室里去了。

要是你做事不当心的话，什么事故都可能在派对上发生。

我们从不在画室里聚会，派对只在客厅举办。客厅里面有两扇高高的窗户，窗户上檐呈拱形，看起来非常庄严。客厅里还摆放着一整套带涡形花纹的马舒尔家具，是祖父和祖母留下来的。它们勾起了妈妈对乡下的回忆，在那里，所有东西都是它们应有的模样。

起初，她还很担心客厅里的那些家具，会因为看到香烟洞和一圈圈的玻璃杯印迹而发脾气。但现在她明白了，这些全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妈妈在派对上总是表现得很得体。她不会把什么东西都往桌上堆，也从不会邀请什么人到家里来。她知道调动气氛的唯一方法就是“即兴”。这真是个美妙的词。爸爸必须先



出去找熟人。这些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在你面前,偶尔也会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不过通常爸爸都能找到他们。到时候,大家就会兴致勃勃地去往某个地方,一个经常会去的地方。这很关键。

这时候有人会说:“来吧!让我们去瞧瞧食品储藏室里藏着什么惊喜。”随后,那人悄悄地进去看了看,里面竟然有那么多东西!他在储藏室里找到了很贵的香肠、酒、长棍面包、黄油和奶酪,甚至连苏打水都有。他把东西全部带了进来,还做了些即兴的表演。其实,这些都是妈妈一开始就准备好的。

顺带提一下,苏打水这东西挺危险的。它会在你的肚子里冒气泡,让你有种极度忧郁的错觉。千万别把它和其他事情弄混淆。

蜡烛最终全部熄灭了,蜡油一直淌到沙发上。音乐结束后,战争开始了。我要先钻进被窝等一等,他们一旦对藤椅发动攻击,我总会立马到场。接着爸爸跑到画室里,把挂在石膏袋子上的刺刀取下了来。这时候,所有人都腾地跳开,在他们哇哇的叫喊声中,爸爸攻击了藤椅。白天的时候,往藤椅上铺一条用钩针编织的地毯,别人就看不到它被攻击后的样子了。藤椅事件之后,爸爸再没心思弹三角琴。我只好在睡觉了。



到了第二天,那些人还在我家,他们想说点好听的来哄我开心。他们会说“早安,小可爱”“多么想在这个美丽的清晨和你一起散散步”之类的话。妈妈则收到了一些礼物。洛可可斯基曾经送过她半磅黄油。还有一次,妈妈从萨琳恩那儿拿到了整整一打鸡蛋。

早晨的时候,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马上把屋子打扫干净。要是让令人作呕的新鲜空气进到屋里来了,任谁都会感冒或是情绪低落的。让前一晚慢悠悠地、友好地过渡到新的一天,这点很关键。事物在黎明中看起来会不太一样,可要是差异看起来太过巨大,就会坏了所有事。人要学会在独自安静漫步时去感受、去思索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是什么。

有的人总渴望新的一天到来,却不知道自己在渴望些什么。到最后,他会觉得自己也许只是想要一条腌鲱

